

工厂保卫科副科长小董,人缘儿很不错,工作也很认真负责,老婆姓高,在厂总机班里当接线员。他们有一个儿子,小名叫“大宝”。因为小董夫妻俩平时上班都很忙,老家也都在外地,所以儿子大宝在很小的时候经常被送到邻居家或同事家看管,今天去张家,明天去李家。为此,夫妻俩没少给人说好话,办好事,甚至有时还得给人家送点儿小恩小惠。人家给小董看孩子,只是暂时负责一下孩子的安全,不会负责孩子的教育问题,所以跟着邻居家大都从农村来的老太太时间久了,大宝练就了满口的土话,甚至言语间常常会吐出一些不知从谁那儿学来的“脏”字。夫妻俩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可有什么办法呢?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,一晃几年过去了。

有一年夏天,大概是六七月份,小董的丈母娘从遥远的云南到家里走亲戚,看到女儿女婿十分辛苦的样子,很是心疼,就给小董出主意说:“为啥不让大宝上学呢?送到学校里让老师管着多好,又能学点儿东西,又省心。”夫妻俩觉得这话有道理,可回头一想,不行,儿子还不到五岁,不到上学年龄呢。要知道,在那个年代,都是公办教育,很正规,很严格,无论是谁,不到法定的上学年龄,学校根本不可能收你。只有到了七岁或以上,学校才让入学,差一天也不行。丈母娘一听,说道:“这好办,改年龄,在咱老家,村里很多小孩儿都是改了年龄去上学的。”想想也没有其他更

我的家乡,河南省扶沟县固城乡曹庄村,地处扶沟县西南角,与西华、鄢陵两县紧邻,是一个平静、祥和的小村子。

我小时候,村子东头、西头各有一个水坑,这是人们洗衣的地方,热天雨季水满时,还有人到里面游泳。村子中央路南,有一口公用井,全村人都吃这口井的水。村西头西官哥家的西边,紧邻着马路,有一个很矮很小的庙,里面没有佛像,仅有一个黄纸“牌位”,每逢初一、十五,常有人去那里烧香磕头。

新中国刚成立时,我的家乡曹庄村属扶沟县第七区人民政府(练寺区)鸭岗店管委会。全村53户人家,除一家姓王、一家姓刘外,其余全姓曹。土地改革划成分,只有两家稍富裕,其余全是贫下中农。土地改革平分土地,人均五亩。由于生活贫困,村子里有文化的人不多。书平爷上过私塾,算是读书人。另外,金柱叔和德成叔上过小学,宪寅哥、西贵哥会背诵三字经的一部分,这都算是村子里有学问的人。我和哥哥(曹建平)在常岭岗读小学四年级时,似乎一下子成了村子里正儿八经的学生。

村子里虽然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低,

年龄问题

李天才

好的办法,小董只得照着丈母娘说的办法做起了各项准备工作。

岂不知,在那个年代,城里人改户口、改年龄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,好在小董人缘儿好,又在厂保卫科当副科长,平时因为工作关系经常隔三差五与所在辖区派出所的人打交道,所以通过找熟人牵线搭桥,请客吃饭,外加送礼物、送钞票等,终于在开学前把大宝的户籍年龄问题给解决了。就这样,经过一个多月的折腾,大宝顺利走进了小学校门。

上学的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,可小董夫妻俩并没有省多少心。因为儿子不好好学习,太过调皮捣蛋,还经常与别的孩子打架斗殴。夫妻俩没少被老师叫去训话。也因为交谈频繁,不管是语文老师,还是数学老师、美术老师,甚至是体育老师,夫妻俩与他们十分熟悉,在他们面前说了不少好话,送了不少笑脸儿,打了不少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“保票”。在好话不断、笑脸不停的状态下,夫妻俩陪着大宝度过了七年。

上了初中的大宝,个头长得很高,也很帅,虽然学习成绩一般,但好惹事儿的

“习惯”一直保持得不错。隔三差五,小董夫妻俩还会去学校给儿子干一些“擦屁股”的事情。

有一次,大宝在学校与别的男孩子打架了,这次斗殴,完全是因为争风吃醋,说是大宝看上了班里一个模样俊俏的姑娘,想要与人家处朋友,不料想,别的班另外一个胖胖的男孩也看上了这个姑娘,也想与女孩处朋友,而且还时不时有过分的挑逗动作。这不是夺人所爱吗?大宝想找胖男孩理论,可人家胖男孩的爸爸是市政府某部门的一个科长,根本没把大宝当回事儿。一气之下,大宝纠集其他几个铁哥们儿在胖男孩放学回家的路上把他给揍了,而且揍得还不轻。

这下闯了大祸了。问题反映到学校,学校领导说:“你们是在校外打的架,你们双方家长协商解决吧。”于是,双方家长就坐下来谈判,谈了好几轮,也没有谈好。小董夫妻俩的想法是多花点钱,赶紧了事,花钱消灾,但胖男孩的家长不同意,说:“不行,我们家不缺你们这点儿钱。”一门心思想把大宝送到劳教所,最好关几年,在大宝人生中留下一个历史“污点”,似乎只有这样做,才能消除心头

的怨恨。

就这样,双方对峙了好几天,也没有商量出一个明确结果。与此同时,小董的妻子悄悄打听,听说像他儿子这种情况,只要受害一方坚持,是可以被送进少年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教养的。眼看儿子马上要去少管所接受劳动改造了,小董夫妻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饭也吃不下,觉也睡不着,没几天,俩人就像生了一场大病。

同科室的小王看不下去了,悄悄对小董说:“董科长,我有一个办法,能救下你儿子大宝,让他不用进少年犯劳教所。”小王是厂保卫科一名新来的干事,人很精明,也很能干,平时深得小董的赏识,来厂之前,专门学过一些法律知识。他对小董说,只要改动一下大宝户口簿上的年龄就能免去这次高墙之灾。

小王对这次打架事件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分析,发现大宝年龄刚过14周岁,按照这个年龄,大宝必须接受劳动改造,

但如果年龄是14岁以下,就可以免于处罚。

听到这,小董像遇到了救星,立即按照小王的思路暗暗操作。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请客送礼,免不了托关系、寻人情。这样说吧,为了把儿子的年龄改到14岁以下,小董除了求爷爷、告奶奶之外,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,就差把自己的老婆送给人家当“礼物”了。好在经过一番折腾,儿子总算躲过一劫。

家乡的记忆

曹随义

不识字,但能干、会干,有一技之长的人却不少。法云哥是村子里有名的能人,他会泥瓦活,会磨豆腐、炸油条,还会组织鱼网、织布;老榜爷是有名的木匠,做的木工家具闻名四方乡里;书勤爷善于种菜、种瓜,他家的瓜园、菜园都是全村一流水平;曹三(我叫他三哥)有杀猪宰羊的手艺,谁家杀猪宰羊,总要请他去;曹炎哥会唱戏,在常岭岗的剧团里,少不了他的角色;继周大爷是铁匠,经常打制一些简单的农具和修建房屋需要的铁件;西官哥是有名的勤快人,常见他背着粪筐,见到粪就捡起来;玉成叔、老纪爷、和尚爷、老姐爷、存良叔等都是种田能手,犁地、耙地,比一般人精细;黑汗哥、立哥、根全哥、法营哥、铁成哥、新安叔、文生叔、党哥、万枝等是村里的大力士,他们不但力气大,还都是种田能手。

曹庄村虽然村子不大、人口不多,但总会举办一些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

动。比较早的时候,书平爷家住了一位说唱鼓儿词的民间艺人,每天晚饭后,就在书平爷家门前的院子里说唱《呼延庆打擂》,一连说了20多天,除了本村的人听以外,张庄、黄庄的人也来听。我于是每天晚上都跟着大人一起听,总是被“且听回分解”吸引着。以后,在父亲和德功哥、法领叔的主导下,连续几年春天,都先后请了剧团到村子里演出,有双楼的曲剧团、鄢陵的越调剧团等。每到这个时候,村子里非常热闹。剧团的同志轮流到各家吃饭,管饭的人家都很乐意,都会做一些好吃的招待客人。附近做生意的人都在唱戏那几天聚集过来,村子里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,热闹非凡。

每到春节,那是最欢乐、最幸福的日子。春节前几天,去常岭岗赶年集的村民络绎不绝。村民在家磨豆腐、杀猪羊,更多的是蒸馒头、贴对联。正月初一,拜年的人你来我往,欢天喜地。我跟着大

人,从村西头到村东头,挨家挨户向老人拜年磕头。拜年结束后,男人们有的聚集起来推牌九,有的在村南的空地上“拐茅(音)”。到正月十五,立哥、保全哥等几个有手艺的人就在村西头小庙跟前用高粱秆扎起“鳌山”,晚上,家家户户会用面、用白萝卜和胡萝卜做成油灯,摆到“鳌山”上点亮。天黑以后,燃烟火,放炮仗,小孩子提着灯笼走来走去。天上明月一轮,地上灯光一片,爆竹声声,笑声朗朗,村子里喜气洋洋,热闹非凡,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。

家乡的父老乡亲,勤劳节俭,纯朴善良,邻里和睦。一家有事,大家相助。要是谁家盖新房,好多人去帮忙。大家都有一种朴素的爱国热情,自觉执行党的政策,遵守国家法令,响应党的号召。无论是交公粮、卖余粮,还是挖河、修水库,都是争先恐后。当时,也有几个人受到一些挫折,好在他们没有遭受更多伤害。在对他们感到同情的同时,也感到些许安慰,事后他们能够正确对待,我赞赏他们的胸怀。

家乡的记忆是永久的!

我已82岁了,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深!我想念养育我的那片土地,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!

二十二岁是一个荒唐的年纪,比年纪更加荒唐的我,竟然在那年冬天稀里糊涂去了北京,我们一帮刚毕业的学生寄住在丰台区某小学宿舍里,学校已经放假了,地上落叶遍地,白雪皑皑,我们就踩着那路,踩着落叶与白雪,日日往返于宿舍和工厂之间。

工厂是一家图书公司的仓库,我们名义上是储备干部,其实充当的是搬运工的角色,一些书磨损破旧了,本来应该废弃,投入熔炉化为纸浆,但我觉得可惜,就偷偷藏了起来,伺机带回宿舍,锁进皮箱。

当时我们都对爱情充满渴望,遗憾的是男多女少,唯恐因为跟哪个女的交往频繁引发众怒,所以都各怀鬼胎,心思暗藏。本来过的不如意,再加上年纪轻轻想法太多,感觉每个人都像一根雷管,哪句话没说好就会引爆,于是就磕磕绊绊,摩擦不断。

鉴于此,我兜里时常装着一把黄铜手扣,那是毕业前一个武术协会的同学送我的,与手扣一起赠我的还有一张纸条:人生漫漫,路远且险,愿你行走江湖,

安然无恙。

没人的时候,我拿出来看过,铜手扣在暗夜里发出幽幽的黄光,我对着校园的砖墙打了几下,立刻就有几道白印子,仿佛是刻在墙上的爱情物语。

有几天,我发烧了,在空旷的仓库里浑身打颤,干活不太利索,又想去厕所抽烟磨时间,结果就挨了头儿的骂,说我懒人屎尿多。我瞬间就感受到巨大的威胁,从此把手扣贴身携带,一个人时就拿出来,就算以一挑十我也拼了。

在财务室,我一只手插在兜里,紧紧攥着手扣,想着如果他们胆敢少给我一分,就算以一挑十我也拼了。

拿到钱,我立刻去了北京西站,买了张第二天的车票,折身回宿舍收拾行李。

那一夜,我坐在床上抽了很多烟,看着他们回来,看他们不敢跟我多说话,看他们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,看一个女生过来给我送苹果,这时,我看到另一个自己的眼眶湿润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,大家都还在睡觉,

我早早起床,给每个人被子上扔了一根烟,拖着行李再不回头。

我在路边等公交车的时候,没想到舍友们都赶来了,问我怎么不打一声招呼,说他们很快也会离开北京,还说昨天那个送我苹果的女孩想来却没好意思来……

我取下我的围巾交给一位舍友,让他带给那个女孩,记得她从前向我借过这条围巾,说这围巾真好真暖和。

我想,如果她再大胆一些,我再大胆一些,我就不会走了。

车疾驰而来,疾驰而去,带着我惊鸿一瞥的卢沟桥,带着我黄昏时匆匆看过的天安门,带着我贴身暗藏的黄铜手扣,带着我无边无际的欢乐与忧愁,带着我荒唐的二十二岁,驶向了北京西站。

在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火车站,我加入熙熙攘攘的人群,拉着半皮箱书半皮箱衣服,听着喇叭里传来的陈楚生的歌曲《有没有人告诉你》,像飞过夜空的一只乌鸦,最后变成一个黑点,彻底消失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,大家都还在睡觉,

安然无恙。

没人的时候,我拿出来看过,铜手扣在暗夜里发出幽幽的黄光,我对着校园的砖墙打了几下,立刻就有几道白印子,仿佛是刻在墙上的爱情物语。

我暴跳如雷:“不想干了,怎么样?”

头儿一挥:“不想干,现在就滚。”

我一拳砸在书上,尘土飞扬:“赶紧把工资结了,老子光明正大走出去。”

在财务室,我一只手插在兜里,紧紧攥着手扣,想着如果他们胆敢少给我一分,就算以一挑十我也拼了。

拿到钱,我立刻去了北京西站,买了张第二天的车票,折身回宿舍收拾行李。

那一夜,我坐在床上抽了很多烟,看着他们回来,看他们不敢跟我多说话,看他们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,看一个女生过来给我送苹果,这时,我看到另一个自己的眼眶湿润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,大家都还在睡觉,

安然无恙。

没人的时候,我拿出来看过,铜手扣在暗夜里发出幽幽的黄光,我对着校园的砖墙打了几下,立刻就有几道白印子,仿佛是刻在墙上的爱情物语。

我暴跳如雷:“不想干了,怎么样?”

头儿一挥:“不想干,现在就滚。”

我一拳砸在书上,尘土飞扬:“赶紧把工资结了,老子光明正大走出去。”

在财务室,我一只手插在兜里,紧紧攥着手扣,想着如果他们胆敢少给我一分,就算以一挑十我也拼了。

拿到钱,我立刻去了北京西站,买了张第二天的车票,折身回宿舍收拾行李。

那一夜,我坐在床上抽了很多烟,看着他们回来,看他们不敢跟我多说话,看他们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,看一个女生过来给我送苹果,这时,我看到另一个自己的眼眶湿润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,大家都还在睡觉,

安然无恙。

没人的时候,我拿出来看过,铜手扣在暗夜里发出幽幽的黄光,我对着校园的砖墙打了几下,立刻就有几道白印子,仿佛是刻在墙上的爱情物语。

我暴跳如雷:“不想干了,怎么样?”

头儿一挥:“不想干,现在就滚。”

我一拳砸在书上,尘土飞扬:“赶紧把工资结了,老子光明正大走出去。”

在财务室,我一只手插在兜里,紧紧攥着手扣,想着如果他们胆敢少给我一分,就算以一挑十我也拼了。

拿到钱,我立刻去了北京西站,买了张第二天的车票,折身回宿舍收拾行李。

那一夜,我坐在床上抽了很多烟,看着他们回来,看他们不敢跟我多说话,看他们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,看一个女生过来给我送苹果,这时,我看到另一个自己的眼眶湿润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,大家都还在睡觉,

安然无恙。

没人的时候,我拿出来看过,铜手扣在暗夜里发出幽幽的黄光,我对着校园的砖墙打了几下,立刻就有几道白印子,仿佛是刻在墙上的爱情物语。

我暴跳如雷:“不想干了,怎么样?”

头儿一挥:“不想干,现在就滚。”

我一拳砸在书上,尘土飞扬:“赶紧把工资结了,老子光明正大走出去。”

在财务室,我一只手插在兜里,紧紧攥着手扣,想着如果他们胆敢少给我一分,就算以一挑十我也拼了。

拿到钱,我立刻去了北京西站,买了张第二天的车票,折身回宿舍收拾行李。

那一夜,我坐在床上抽了很多烟,看着他们回来,看他们不敢跟我多说话,看他们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,看一个女生过来给我送苹果,这时,我看到另一个自己的眼眶湿润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,大家都还在睡觉,

安然无恙。

没人的时候,我拿出来看过,铜手扣在暗夜里发出幽幽的黄光,我对着校园的砖墙打了几下,立刻就有几道白印子,仿佛是刻在墙上的爱情物语。

我暴跳如雷:“不想干了,怎么样?”

头儿一挥:“不想干,现在就滚。”

我一拳砸在书上,尘土飞扬:“赶紧把工资结了,老子光明正大走出去。”

在财务室,我一只手插在兜里,紧紧攥着手扣,想着如果他们胆敢少给我一分,就算以一挑十我也拼了。

拿到钱,我立刻去了北京西站,买了张第二天的车票,折身回宿舍收拾行李。

那一夜,我坐在床上抽了很多烟,看着他们回来,看他们不敢跟我多说话,看他们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,看一个女生过来给我送苹果,这时,我看到另一个自己的眼眶湿润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,大家都还在睡觉,

安然无恙。

没人的时候,我拿出来看过,铜手扣在暗夜里发出幽幽的黄光,我对着校园的砖墙打了几下,